

书同 胡竹峰◎编

章衣萍集

随笔卷
(上)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学出版社

书同 胡竹峰◎编

章衣萍集

随笔卷
(上)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CONTENTS

古庙集

- 3 | 小序
- 4 | 古庙杂谈
- 19 | 记濮永昶的词
- 24 | 记石鹤舫的词
- 27 | 柏克赫士特女士
- 48 | 他们尽是可爱的！
- 54 | 春愁
- 58 | 鲁彦走了

- 64 | 不要组织家庭
——贺竹英、静之同居
- 67 | 糟糕的《国语文学史》
- 76 | 萌芽的小草
——一知半解的“诗话”
- 80 | 感叹符号与新诗
- 92 | 零零碎碎
- 96 | 僭越的忧虑
- 98 | 病中的觉悟
- 100 | “不行”
- 102 | 丢了三个
- 105 | 漫语
- 108 | 高尔基及其他
- 112 | 浪漫的与写实的
- 117 | 《平民诗选》序
- ※ | 《深誓》自序（存目）
- 121 | 跋《情书一束》
- 127 | 《断片的回忆》小序
- 130 | 罪过
- 134 | 呼冤

- 139 | 小小的希望
142 | 《秋野》发刊词
144 | 女人压迫女人
146 | “不通曰通”解

樱花集

- 151 | 东城旧侣
——寄湖上漂泊的 C
159 | 记 Mrs. Lorskaya
170 | 记所遇
183 | 中国的情歌
※ | 过年（存目）
195 | 小别赠言
197 | 悲哀的回忆
199 | 怀烧饼店中的小朋友
205 | 月老与爱神
208 | 关于“无常”
212 | 吊品青
215 | 无聊杂记之一

- 219 | 寒窗琐记
——吉卜生的《日常面包》
- 222 | 病中随笔
- 225 | 在灯下
- 231 | 捧场
- 236 | 语丝与教育家
- ※ | 仲民来（存目）
- 240 | 海上
- 245 | 俄文译本《阿莲》自序
- 249 | 我的自叙传略
- 257 | 跋

黄仲则评传

- 261 | 黄仲则评传

书同 胡竹峰◎编

章衣萍集

随笔卷
(上)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古
廟
集

古庙杂谈

近来在读小泉八云的《诗的鉴赏》(*Appreciation of Poetry*)。小泉八云的议论，有时也未免稍旧，但实在有独到的地方。我最喜欢的是《勃朗宁研究》(*Studies in Browning*)一章。勃朗宁是不容易懂的，虽然我们的文豪可以花两小时就做一篇介绍勃朗宁的文章。小泉八云论勃朗宁，以为勃朗宁同爱默生(Emerson)一样，可以说是“个人主义”(Individualism)者。但他们的个

人主义，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，他们的个人主义意思是 Self-cultivation，“是每个人都应该发展他的体力和心力到于极度”。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教义，就是 make yourself strong。人不过是一个人罢了，不是上帝。所以你也许要做许多坏事和笨事，但无论你干什么，就是干坏了，也应该好好地干去，用全副力量去干，“就是强恶也许比弱德会好些”！

我可以算是不懂得勃朗宁的，因为他的全集，我并没有读完，也读不全懂。（中国恐怕没有人敢说真懂得勃朗宁！）但我读了小泉八云这段议论，实在是很欢喜的。中国人实在是太懦弱了，而且我就是其中懦弱的一个。

从身体一方面看来，我们不是太胖，就是太瘦，或者是太矮。（有许多女学生真是矮得无可再矮！）我们不但远比不上那碧眼黄发的白种人，就是比起那短小精悍的日本人来，也觉十分惭愧，几乎不敢用镜自照其憔悴的脸。从精神一方面看来，我们的心理上有从古传来的两个魔鬼：一个是“忍”，一个是“让”。“忍”便是像乌龟一般的缩起头来，“让”便是像猪羊

一般的任人宰割。

你们的老婆给军阀们的丘八强奸了，你们的儿子给军阀们拉夫拉走了，你们的房子给丘八和土匪焚烧了，然而你们只会痛苦流泪地逃走，你们只会躲在租界上打几个电报，你们只会……我告诉你们，“忍”和“让”是乌龟和猪羊的道德；你们是人，你们应该 make yourself strong！

这是听说来的，也许是实事罢。无锡的城外一带，当齐燮元从上海再攻卢永祥的时代，城外的商店和住户可说是被抢得精光了，然而无锡城内独能保全。这并不是齐燮元的丘八忽然大发慈悲，实在是无锡城内的商团在城边设了电网，所以齐燮元的败兵不能进城。

你们应该用枪炮抵抗枪炮，至少你们也应该设起电网。你们应该武装起来！

假如你们是人，你们就应该 make yourself strong。否则，你们用猪羊孝敬凶恶的丘八，你们自己也就是猪羊。

中国现在所需要的，不是浅薄的博爱主义，而是自强的个人主义！否则像这样大多数弱似乌龟和猪羊的人

们，在军阀的枪炮底下牺牲，也是活该！

十四，三，十

二

近来常听见一种高超的议论，便是：你们应该读书，不应该做文章。

究竟读书要读到什么时候才可做文章呢？这个他们并没有说。

于是胆小的人们，从此吓得不敢动笔；老实的人们，于是一面动笔，一面又忏悔。从此而中国的文坛上现出一层寂寞的灰色。

这真教人纳闷。

我推求这种高超议论的来源，而知道有两种思想在那里作祟，便是“不朽论”和“历史论”。

作一文，著一书，必曰，我将何以不朽，何以在历史上占位置。“不朽论”的老调，便是“悬之四海而皆准，推之万世而不惑”。这本是儒家的古旧思想。

然而只要旧思想穿上新衣裳，青年们当然从此不敢怀疑。

其实世间决无永久不朽的真理。至于历史上的位置，也很难说，这正如康德（Kant）的位置，在英美的哲学史上一定占不了几页；而且尼采（Nietzsche）的位置，在胡适先生的《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》上，便用了“其实尼采一生多病，也是弱者之一”两句俏皮话，作了尼采“超人论”的收场。

读书而读到康德和尼采一般的渊博，当然也不是容易的事。然而历史上的位置究竟还渺茫。

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活着，应该做活着的事，你们有议论便发议论；你们不妨一面读书，一面发议论。

在太阳底下，没有不朽的东西；白纸的历史上，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，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，题上自己的尊号一般的无聊。

而且就自己求学问方面说，作文和谈话都是训练自己思想的好方法，这正好借了胡适之先生的英文话告诉你们：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appropriating one's own thought。

十四，三，十三

三

近来忽然觉得，我们贵国人（当然我也在内）有两种观念是不很清楚：一种是“数”的观念，一种是“时”的观念。

假如你早上起来，你问你的朋友：“现在几点钟了？”无论实际上是九点十分，九点二十分，或者九点二十五分，他也许就猝然的回答你说：“现在是九点钟。”

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尽可随时试试你们的朋友，有太太的可以试试太太，有小姐的可以试试小姐，有儿子的也不妨试试你们心爱的儿子，我的话大概总有效验的，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保罗，也不会哄你们花五毛钱去得一辆汽车。

一天分做十二个时辰——子，丑，寅，卯，辰，巳，午，未，申，酉，戌，亥，已经够麻烦了，却偏偏要分做二十四小时，每小时又要分做六十分，每分又要分做六十秒，岂不是太麻烦了么？我的祖母是个国粹派，伊总以为太麻烦了的。

伊曾慷慨激昂地对我发过议论，伊说：“太阳从东

方起来便知道是早晨，太阳从西方下去便知道是天晚，太阳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是正午，岂不很明白么？偏要分做几点几十分，真是麻烦而且无聊。”

如若有人请我祖母去玩，伊一定说：“我早上来。”无论是早上九点钟，十点钟，十一点钟，然而太阳没有走到天空的中央，当然仍旧还是早上。

其实太阳何尝常常能走到天空的中央？天空的中央又在哪里？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许提出的，提出也是愚问。

我的祖母究竟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，其实七十岁以下的人们，或者就是自命受过教育的人们，“时”的观念不清楚如我祖母的一定不在少数。

孟禄（Dr. Paul Monroe）博士到过中国以后，曾对人发这样的议论：“中国人宴会多半是迟到，上火车却总是早到。”

火车开行是有定时的，中国人当然不舒服了，所以非早到不可。

然而我是中国人，总以为中国人是可以原谅的。因为我们聪明的祖宗虽然也发明了指南针，后来又发明了

“日晷”，然而壁上挂着滴答滴答的时钟终是西洋人发明的，我们当然过不惯那些几点几分几秒的生活。

要说我们贵国人对于“数”的观念不清楚，一定有许多热血的青年们觉得十分不舒服了，我猜想。

二五一十谁不知道？三三得九谁不知道？六六三十六又谁不知道？谁说中国人“数”的观念不清楚！

然而热血的青年慢着，这是有事实为证的。

我们且不必扯到大学中学里的数学成绩是怎样坏，因为近代所谓时髦的青年们多半是文学家，他们会做新诗，他们会做白话文，他们会喝酒，他们也会失眠，当然是不需要数学的；而且徐诗哲也公然的在什么附中演说过，世界上的大文学家多半是不善数学的，他更会从古至今从西到东的引了许多例。

我们且谈谈古人罢，古之文学家或者不如今日之多，而且骂古人究竟是一件便宜的事情。无论你骂他是猪，是羊，是牛，是马，是卖国贼，他当然只有沉默地受着，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回骂。

我总疑心古人对于“数”的观念是不清楚的，你且看他们怎样的胡闹：胸中有五脏，天上有五星，阴阳有